

第一章 白光採訪日記——僅此唯一的白光晚年生活記錄

提到白光，年少的朋友們大多數都會很認真的搖頭、再搖頭，表示不認識這位早期的大明星。但，若哼上幾句她那耳熟能詳傳唱幾十年，至今不衰的名曲「如果沒有你」的歌詞：「如果沒有你，日子怎麼過？我的心也碎，我的事也不能做。…只要有你伴著我，我的命便為你而活。…你快靠近我，一同建起新生活。」很多人就立即又都恍然大悟興奮的點頭。

中國動亂時代竄起的閃亮巨星—白光，撫慰了戰亂中破碎的人心。對台灣人而言，她雖是一位遠方的歌者，卻也為五、六十年代從大陸大量移民來台飽受思鄉苦悶的人們，打開了心中那一扇封閉的窗子。在台灣出生、長大的外省第二代的我們，也是循著她的歌聲追蹤她而來。

白光為中國影壇的傳奇女子。在那演、唱兼具的演藝年代，她的歌聲比電影更讓人心動。在那女性初解放的年代，因在水銀燈下屢次扮演開放且形骸放蕩的新女性，深入碰觸了保守社會男人的最後一道防線，因而對她的銀幕形象垂涎三尺印象深刻。其實，她在演戲之外的真實感情世界裡，情愛更高潮迭起，比電影情節更精彩。

一九九七年八月我打住在媒體的階段性工作，暫時稍作休息，再次充電並補充身心的養份的空檔，我第一個想到的，就是去找尋及見證白光的生命軌跡。選擇走入白光心世界，是因為她經過漫漫大時代的變遷，希望見證她走過的時代，走過每一個生命的歷程。

白光是以「一代妖姬」聲名響徹雲霄的一代巨星，我特意飛到馬來西亞吉隆坡走訪白光，是因為白光是我父親的影迷，我從小和老爸一起唱她的歌，似懂非懂的聽爸爸口沫橫飛說著她的故事。我心底一直有個聲音，想窺探三十年代背負著女性傳統包袱長大，作風前衛的的女留學生白光，在新思維和舊傳統交替的時空背景，穿上前衛衣衫，一步步被時代推著往前走的無奈。

她經歷過一九四九年的國民黨的大遷移，見證二次世界大戰的悲慘世界，她每天睜開眼面對的是茫然的明天。這個在亂世中竄出的巨星，她的生命經歷，深深吸引著我。在出發探訪她時，印尼出現霾害的天候，明知道搭飛機很危險，我還是被來自電話中白光誠懇、歡愉的聲音召喚，不顧一切跑到馬來西亞找她。跟著她，一步步跨進她的內心世界。

八月十三日午後

飛機還沒有降落，白光唱紅的名曲〈為什麼你不回來？〉已在我腦中盤

旋……。

* * *

當我看到白光笑臉迎人來接機時，我的心情卻頓時好轉。

下飛機時已是下午兩點多，馬來西亞四季都是夏天，和台灣當時的氣候幾乎沒有落差。我在下機前，剛下過一陣驟雨，驅走了夏日的炎熱。空氣中清新的水氣，透過皮膚傳達了舒適感。

白光永遠像陽光一樣，她雖然已七十七歲了。為了接機，她特意化了妝，穿了一身黑色的衣服，刻意搭配了鮮紅色的皮包。她的態度親切，讓人感到如沐春風的溫暖。

白光當時已因腸癌動過切除手術，她給我的印象就是個健康樂活的長者，完全不能想像她那一場病，在手術時把她的下腹完全挖空了，她更沒有因生活不便而有半點抱怨。隨著和她相處的時日，我一點一滴的了解她的病情，即使談到她是「空腹」的狀況，她也是笑瞇瞇的，好像在解釋一件和自己不相關的事，她還拉著我的手，要我摸她的肚子。我才知道她是那麼勇敢堅強的面對不完美的生命。一如這一生，她面對茫然未知的亂世，勇敢活下去的勇氣。

我探訪白光時，她幾乎與外界不相往來，她的生活，也遮著神祕的面紗，但她非常重視我的到來，特意和小她二十六歲的愛人顏龍開了賓士車來接機。

她給我的印象是：笑逐顏開、精神抖擻。她非常的熱忱，在機場接我時，我臉上的笑容還沒來得及收起來，她就很親密的把我拉離顏龍的身邊，雙手握緊我的小手，悄聲的對我說了一句，至今仍深刻烙印在我心頭的話：「我的一生，不應該是這樣子的！」

她說這話時，臉上露出幾乎一閃即逝的遺憾表情，她低著頭臉上的表情很單純、認真，像個天真的小女孩，把我當成她的親人，她很真誠的說了心裡的話。

窗外景緻快速地從眼前溜走，我還來不及反應，人在那裡，只是約略意識到車子駛離市區後一路往郊區行去，傳聞中白光在馬來西亞住豪宅。想像的翅膀告訴我，白光的住處應有一個大院落。車子大約走了一個小時左右，我們不經意的聊著別的話題，直到要到達她住家的前一刻，白光才委婉的告訴我，她住的是普通的房子，我還沒有意識到她的話中有話；車子已停在座落於吉隆坡市郊

安邦鎮陳設簡陋的兩層樓的排屋前。晚年就只有顏龍、兩隻狗兒相伴。一切彷彿都明白了。

* * *

白光生在那個人命如螻蟻的年代。那個時代的人，為了活著，他們沒有權力選擇怎麼活著，同樣看見第二天的日出、看見日落，同樣見到白天、黑夜，但驚懼隨時在生命四周發生。在那個憂傷的年代，來不及抹去哀傷即被迫一步步往前走。我在自由時報工作時，曾在記者會多次和她面對面，因為我的父親是白光的影迷，所以我和她走的特別近，但對她的過去所知仍不多。所以我在飛機上一直不斷地複習隨身攜帶的白光剪報。

白光第一部成名作演的是壞女人，經過了好幾十年，白光被後人傳頌的，卻是她獨特的歌聲。有關白光的八卦花邊新聞很多，好比說：她好幾次被男人騙啊；坎坷的婚姻路啦；她常常被男人騙得一無所有啦。換句話說，白光在事業上這麼有成就，這麼有名氣，除了演出還涉及導演的領域，也算是女強人。但，她的感情卻是零分。她走紅了多久？「白光的年代」究竟有多長？幾乎沒有記錄。評論家黃仁在整理她的文史資料時，更發現在海峽那一邊，白光的資料卻完全被抹白了，跟她的藝名一樣……白白的……光光的……

白光走過的年代夠長，有關她的故事更是不知從那一段說起，在見到白光之前，這一切都讓我的情緒有點緊繃。

在資料上，除了提到白光是中國女性早期罕有的留日學生之外，她當年當紅時，下嫁外號「白毛」的飛行員等，開啟了嫁老外風氣之先例，其他的婚姻細節描述幾乎是一片空白。

民國六十六年白光首次來台灣演唱。她離開觀眾有多久，思念便有多長久，她的歌迷擠爆演唱會的歌廳，從樓上一直排到樓下，締造了瘋狂賣座的記錄。當時一位胖胖的，年六十的男影迷興奮的對我說，白光演唱會他也去捧了場。男影迷說，白光在台灣受到數以萬計的影迷愛寵，是因為她是抗日期間，上海時代歌曲的紅星中，唯一沒有回來台灣開演唱會的。

白光後來數度復出，外界都明白是經濟壓力，到底壓力有多大，沒有人知道；她和最後愛人顏龍的那段愛情，在影迷面前相當低調，翻遍白光所有的資料，也沒有登錄這一段。我告訴自己，這次訪問，一定要了解這一段外人眼中轟轟烈烈的姊弟戀。

就這樣，我在馬來西亞的白光家，和她一起生活了七天，和她一起回到三十年代的上海，走過她生命的每一個春天與嚴冬；也看到一位時代的巨星，在戰火中歷經滄桑，一次次死裡逃生，一次次爬起，重新開始面對生活的勇敢。

八月十三日黃昏

到達白光家已是晚飯時間，我們簡單的用了餐，坐在電視機前了聊起來。她住處的一樓是客廳和廚房，二樓才有房間。客廳長而窄，沙發和電視已紀錄了它的使用年齡，電視櫃上供著數尊小佛像，電視開著，我們無視於它的存在，這一晚，白光約略的告訴我，她的故事。

白光的祖先是旗人，也是武人。祖先放清兵入關，清政府就把北京涿州城外的一大片土地贈給了他們。她出生在一個已衰敗的富豪家庭，在她的記憶中，家族中的男人都吸鴉片，所有老少男人，還有奶奶……無一例外。而在胎中吸鴉片壯大的爸爸，出生後老是生病，幾乎跑遍大小醫院，總是醫不好，後來家人不知聽了那個好友的建議，拼命對著他的嘴噴鴉片才活了過來。家族中所有男人都吸食鴉片，很快的家裡就坐吃山空，迫於經濟困窘，只有把祖產全部賣掉，白光從小睜眼看著鴉片把她的家毀了。

「我在日本讀書的時候，就在夜總會唱歌，拼命賺錢把錢寄回去給爸爸吸鴉片，還供弟弟妹妹讀書。」白光是家裡的長女，她非常的孝順。

可是在那個極度重男女的時代。小時候媽媽總是說她是：「丫頭片子，賠錢貨！」就這樣白光賺了錢，拿錢回家孝敬，媽媽還是「賠錢貨！賠錢貨！」的叫了她十幾年……。

白光壓抑了很久，有一天白光向媽媽拋出了一句話：「從小妳就說女孩子沒用，可是就只有我賺錢回來養家。」媽媽沒有想到一向順從的女兒，會這麼樣反駁她，楞了幾秒鐘才回過神來，接著是一陣沉默，媽媽顯然接收了她抗議的說詞。

白光再次回家，媽媽拼命煮很多好吃的東西給她吃。也不再說她沒用。晚年的白光提到這段往事時，她說：「我非常後悔講了這麼一句話，傷了我媽媽的心。」一位已七十五歲的老人，對年少時的母女相處的對話，還留有這麼深的記憶，可見白光在母親日後改變了與她相處的方式，帶有多沈重的內疚啊。這，不禁令我動容。

「慢慢我把我的故事說給你聽。」白光說。怕吵到她睡覺，第一天，我八點就

上了床。

我住的客房，也應描述一下。白光最後人生住的房子，單層的坪數，估計起來十五坪左右，二樓純臥房，卻有三個房間，所以我的客房只能容下一張床，床很大，是硬硬的老式的彈簧床，就那張床，幾乎已佔了客房所有的空間。一躺在床上沒有睡意，我閱讀了有關白光的資料。婚姻記錄最特別的是，她在十六歲左右，和名叫江文彬（人稱江爺，即江文也）的大學音樂教授訂過一次婚，又解除婚約，他是台灣人；和美國的正機師艾瑞克，台灣新聞界稱他「白毛」的男人結婚，結局以訴訟離婚收場。一有關資料中，沒有提到過她是否有孩子。